读史札记

# 清代朝鲜使臣与圆明园

祁庆富　金成南

从清雍正（1723 - 1735）朝起，历乾隆、嘉庆、道光，至咸丰十年（1860），圆明园一直是清帝在京城的行宫，也曾是大清帝国的政治中心。朝鲜是与清朝保持最亲密关系的国家，因而圆明园自然成为两国进行外交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乾隆时期，每年正月上元节(元宵节)朝鲜使臣进入圆明园参加节庆活动，已形成一种定例。遇有特殊的庆典，在圆明园举办的重大活动也少不了朝鲜使者。在 1860 年 10 月圆明园惨遭西方列强洗劫焚毁前，进入圆明园人数和次数最多的外国人就是朝鲜使臣。他们不仅为维护朝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同时，留下了大量翔实生动的文字记载，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文献。

## 一、朝鲜使者 ——圆明园的贵宾

乾隆三十五年（1770）以后，圆明园举行的重大节日及庆典活动，主要有二项：一是正月上元节庆活动，二是万寿节（皇帝诞辰日）庆典。

每年正月初十以后，乾隆帝都驾幸圆明园，连续数日在园内举行以观灯赏戏为中心的灯节活动。最初，上元灯节不对国外使臣开放，但圆明园作为“御苑”，很早就引起朝鲜燕行使者的注意。在朝鲜燕行著述中，最早记载圆明园的是著名的北学派学者洪大容（1731 - 1783）。他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写下的《燕记》中有《圆明园》之文：

> 圆明园在畅春园西十里，雍正之离宫，今皇之时御。康熙帝御天下六十年，简约以没身，即畅春园可见矣。嗣君不能遵守矩度，创立别园，已先失先皇本意。制作之侈大，又不啻十倍。而今皇益加增饰，佳丽反胜于都宫。康熙帝崇俭居野之义安在哉！二月二十三日，闻皇帝幸东陵，乃敢出西直门，由畅春园而西至园下。正门外，立石狮一双，高几二丈。前数百步树红栅，禁人不得入。望见持戟带剑者，夹路三五成列，布置静肃。门左崇屋相望如栉，皆槐棘官廨。门以雕墙彩甍，是道观及佛寺也。栅外有驰道，南通西山。驰道之东有平湖，方数百步，时春冰初解，水面如镜。湖之东，旗亭市楼倒影摇漾……湖南有短碑，今皇之制，记凿湖之意，概言淤泥艰行，因赈饥民而役之，筑堤以便车马，且有溉田之意云。①

洪大容访清在乾隆三十至三十一年（1765 —1766），作为外国人，圆明园是“不得入”的禁区，但他还是亲自到园前观看，留下这篇朝鲜人有关圆明园最早的记载。

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三年（1777 - 1778），冬至兼陈奏使李甲（1737 - 1795）在《燕行纪事》中记述游览西山时写道：

[收稿日期] 2004 - 12 - 15
[作者简介] 祁庆富（1945 - ），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北京 100081；金成南（1956 - ），女，韩国成均馆大学教授、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 东行，由一小门而入树林中，指点谓圆明园苑，而皇帝常住留之所云。殿阁楼台，亦可一赏。而自前不许出入云，故无可奈何矣。[2]

朝鲜使臣第一次进入圆明园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是年正月初十日，冬至正使黄仁点、副使洪秀辅奉旨进入圆明园，参加筵宴，入后园戏台观看火戏，入正大光明殿参宴。户部尚书和珅传达皇旨，命使臣以上元设戏放灯为题赋诗。使臣各进一首，皇帝非常高兴，予以赏赐，并传言："今者外国之来贡者甚多，尔们独能词律，朕庸嘉赏。"[3]

乾隆四十八年（1783），由正使郑存谦（1722 - 1794）、副使洪良浩（1724 - 1802）率领的冬至兼谢恩使团一行于正月十二日奉旨进入圆明园，参加上元灯节活动，《正祖实录》中有具体记载。[4]以后，朝鲜贺正使在上元期间入园参宴、观灯火、看戏、游赏便成为一种礼遇定例。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至乾隆帝去世，上元进入圆明园的朝鲜使团有：

乾隆五十年（1785）冬至兼谢恩正使李徽之（1715 - 1785）、副使姜世晃（1712 - 1791）、书状官李泰永；

乾隆五十一年（1786）冬至兼谢恩正使安春君烿、副使李致中、书状官宋铨；

乾隆五十三年（1788）冬至兼谢恩正使俞彦镐（1730 - 1796）、副使赵焕、书状官郑致淳；

乾隆五十五年（1790）冬至兼进贺谢恩正使李性源（1725 - 1790）、副使赵宗铉（1731 - 1780）、书状官成种仁；

乾隆五十六年（1791）冬至兼谢恩正使金箕性（？ - 1811）、副使闵台爀（1746 - 1806）、书状官李祉永（1730 - ？）；

乾隆五十七年（1792）冬至兼谢恩正使金履素（1764 - 1832）、副使李祖源（1735 - 1806）、书状官沈能翼；

乾隆五十八年（1793）冬至兼谢恩正使朴宗岳（1735 - 1795）、副使徐龙辅（1757 - 1824）、书状官金祖淳（1765 - 1831）；

乾隆五十九年（1794）冬至兼谢恩正使黄仁点（？ - 1802）、副使李在学（1745 - 1806）、书状官郑东观；

嘉庆元年（1796）冬至兼谢恩正使闵锺显、副使李亨元（1739 - 1798）、书状官赵德润；

嘉庆元年（1796）进贺兼谢恩正使李秉模（1742 - 1806）、副使徐有防（1741 - 1798）、书状官柳耕；

嘉庆二年（1797）冬至兼谢恩正使金思穆（1740 - 1829）、副使柳耕、书状官李翊模；

嘉庆三年（1798）冬至兼谢恩正使金文淳（1744 - 1811）、副使申耆、书状官洪乐游。

自乾隆四十七年至嘉庆三年，共有 14 批朝鲜使团进入圆明园参加上元灯节活动，这在外国使团中是绝无仅有的。

乾隆皇帝对于朝鲜特别重视，给朝鲜使臣最高规格的礼遇。乾隆帝在历年所写的《上元灯词》诗中，多次出现吟咏朝鲜的内容。乾隆四十九年（1784）所写诗有"火戏楼前与众观，西戎北漠及回官"之句，自注："向例上元赐蒙古诸蕃王及回部降番等观灯与宴。今并令朝鲜、暹罗陪臣一起预观。"[5]乾隆五十一年（1786）诗写道：

> 北漠西昆久来贺，东瀛南海创随班。
>
> 注：向年蒙古王公及回部等均以上元庆于御园正大光明殿赐宴观灯。近岁乃敕朝鲜及琉球使臣一体随班与宴，俾观王会朝政之盛。

可知朝鲜使臣进园的时间最早。

乾隆五十二年（1787），朝鲜冬至使黄仁点一行只参加了正月初一在紫禁城太和殿的贺正仪式，第二天便启程回国，没参加圆明园活动，这年乾隆帝的《上元灯词》中特别写道：

> 灯词尔岁咏朝鲜，
> 却命今春罢春笺。
> 知礼国应训以礼，（注：近年上元庆节于御园正大光明殿锡宴观灯，每令朝鲜使臣与宴，并敕赋诗进览，亦颇可观。兹因该国去岁有世子之事，是以元旦朝贺后即令来使起程。该国素称秉礼，当以理训之也。）
> 无非教也被瀛爀。[6]

"该国去岁有世子之事"，指朝鲜正祖十年（1786）王世子薨逝，当时清朝廷特别派使臣前去致祭。因为这一丧事，朝鲜使臣获准不参

加上元节庆。

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帝作《节前御园赐宴席中得句》诗：

庆典今年值八旬，
祚春华宴那辞频。
联茵瀛嶂敕五国，（注：每岁节前宴亲王、郡王、蒙古诸藩、大学士等，招至御案前赐酒。今岁八旬大庆，朝鲜、安南、琉球、暹罗、廓尔喀等五国遣使朝正庆祝。是日预宴其各国正使，亦手卮以赐，示惠胪欢，恩意交浃，洵为史册所罕见。）
武障穹隆容百人。⑦

这一年，朝鲜贺正使李性源在新年时提前奉表祝贺乾隆八旬寿辰，大得乾隆帝欢心。正月十一在圆明园大幕设御宴时，特别把李性源招至御座前，亲手赐酒。这首诗，写的就是这次御宴的情景。

在圆明园活动中，乾隆帝多次召见朝鲜使臣，并通过使臣问候朝鲜国王平安。见李性源时，乾隆帝特别垂询："国王又斯男之庆乎？"并亲手书写"福"字一幅，送给国王。⑧1796年，乾隆皇帝归政于太子（嘉庆皇帝），自己做太上皇以后，仍在圆明园照例接见朝鲜使臣。嘉庆二年（1797），太上皇在圆明园赐宴时，特别命军机大臣和珅传语朝鲜使臣：问候国王平安。并询问"世子年纪几何？"⑨嘉庆三年（1798）年底腊月二十九，冬至正使李祖源一行刚到达北京，太上皇特别召见朝鲜使臣，并问候"国王平安否？"仅过了四天，也就是嘉庆四年正月初三，乾隆皇帝便去世了。⑩乾隆后期，是清与朝鲜关系最融洽的时期，朝鲜使臣在圆明园受到的礼遇，正是这种关系的具体体现。

乾隆皇帝优待朝鲜使臣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朝鲜使臣儒学文化水平很高，有用汉字赋诗成章能力。乾隆帝喜好赋诗，每有朝鲜使入园，他都颁发命朝鲜使进诗的谕旨，而朝鲜使写的诗，很受乾隆帝的夸赞。较早进入圆明园的朝鲜名臣、学者洪良浩在《燕云纪行》中留下一首《圆明园应制诗》：

佳气葱茏入御园，
璇霄黄幄映朝暾。
景星歌奏千官抃，
仙露香浓万舞翻。
身近五云同内服，
礼优三昼迈诸藩。
彤庭竞献萃封祝，
左海长瞻北极尊。⑪

至道光年间，朝鲜使入园参加上元灯节依然是定例。道光九年（1829）冬至使洪起燮、副使柳鼎养（1767－？）、书状官朴宗吉，道光十三年（1833）冬至兼谢恩正使徐耕辅（1771－？）、副使尹致谦、书状官金景善（1788－？）等都进入圆明园参加灯节活动。进入圆明园的朝鲜使臣，留下了许多关于圆明圆的宝贵记载。

## 二、燕行录中记述的圆明园上元灯节

进入圆明园的朝鲜使臣，大多自始至终参加上元灯节活动，写下许多生动、具体、翔实的文字，保留在众多的"燕行录"中。流传下来的主要有：洪良浩《燕云纪行》(1783)、俞彦镐《燕行录》（1788）、金正中《燕行录》(1792)、无名氏《蓟山纪程》(1804)、朴思浩《心田稿》(1829)、金景善《燕辕直指》(1833)等等。《朝鲜李朝实录》中，也有大量关于使臣进入圆明园的记录。根据这些记载，可以确切地了解圆明园上元灯节的各种重大活动、娱乐的具体情况。

圆明园灯节活动一般始于农历正月十一、二日，高潮在十五日，结束于十六、七日，有时延续到十九日。根据朝鲜使者的纪录，我们可以知道，圆明园灯节活动的中心地点有三处：

### （一）正大光明殿

正大光明殿是圆明园正殿，正对出入贤良门和大宫门。每年正月十五上午，皇帝出御正大光明殿，举行"放生宴"。朝鲜使臣只有正、副使参加例行宴会。金正中在《燕行录》中记述：

十五日，晴。鸡鸣后，使家诣正大光明殿前，参放生宴。放生者，捕鸠鹰、鸟雀之属，藏之笼中。画鼓一声，侍臣开笼

放之，任其飞去，取新春生物之理也。[12]

嘉庆三年（1798）正月十一日，冬至正使金文淳、副使申耆特别获准参观正大光明殿。他们给国王的报告中写道：

> 通官以太上皇特旨，引臣等进诣正大光明殿内，俾观左右鳌山。行中译员之黑领者，俱为随入。琉球使臣亦许观光。此则近年未有之事。自殿内至栏外，皆铺花纹玉石。鳌山制样：则正大光明殿内，东西壁俱有层桌，桌上作五采蓬莱山之形，岩壑高阔，楼阁层叠，珍禽异兽，琪树瑶花，杂沓焜焜，不可名状。内设机关，而外牵绳索，则仙官姹女，自谷而出，绣幢宝盖，从天而降。扃户自开，人在其中。急滩如浮，帆樯齐动。桌上围以小帐，帐内设乐器，而机栝乍摇，止作如法。其声俱是笙管丝钟。[13]

古代传说，海中有巨龟驮仙山，称为鳌山。用巨鳌形的仙山制作灯山，宋代已有之。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制作精巧的鳌山，沿用古时“灯山”之意。朝鲜使关于鳌山制样的生动描绘，使我们可以真切地想见当时正大光明殿内的景象。

正月十五这天，金文淳、申耆应邀前往正大光明殿前观看“放生戏”，之后出席皇帝在正大光明殿举办的“赐宴”，他们写道：

> 通官引臣等入诣殿栏外。太上皇升殿，皇帝西向坐。动乐设戏，各赐馔桌及酪茶一巡。礼部尚书引臣等至御座前，太上皇帝举御桌上酒盏，使近侍赐臣等。本班又赐御桌一器印花长饼及一盘猪羊。须臾，太上皇帝还内，皇帝随入。[14]

这段文字如实地记录了正大光殿“赐宴”情形，表明正大光明殿为灯节政治活动的中心场所。

（二）山高水长阁

山高水长阁是圆明园上元灯节娱乐活动的中心，同时，皇帝在这里设盛大宴会，招待来自国内、国外的贵宾。为此，山高水长阁前搭建一座临时性的“蒙古大帐”，就是超大的“蒙古包”。乾隆皇帝有《新正设武帐宴新旧外藩》诗，其中写道：

> 乐奏和平宫征叶，
> 礼娴中外肃雍酬。
> 穹窿日午千人帐，
> 应有颜家不信流。
> 注：颜之推《家训》：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云云，言少所见也。兹所设武帐中央穹窿经七丈余长，中设御座，旁列宴席，故戏及之。[15]

从“千人帐”可以想象出山高水长阁前所设蒙古包是何等宏大，这给朝鲜使臣也留下深刻印象。他们记述中多提到这种大帐幕，洪良浩称“高张黄屋”，李性源说“设幕于山高水长之右”[16]，金文淳说“前期已设蒙古大帐于山高水长之前”，《蓟山记程》说“入园门而设蒙古毳幕，其制如茅亭锥，犷风恶雨可避也”[17]。由此可知，上元节设幕帐已成一种定例。

山高水长阁位于圆明园西南隅，主体建筑是一栋二层殿阁。乾隆五十三年（1788）进园的冬至兼谢恩正使俞彦镐对山高水长阁有具体描述：

> 十三日丙子申后，通官引诣山高水长阁，阁是二层九间，当中匾以“山高水长”四字，即御笔也。绕庭三面，设木栅如树栅形，每间以木雕刻为纲，表里空洞。檐阶上只设一榻一席，背负黄锈靠墩，乃御座也。其前分竖画棚一对，上设檐楣，下垂九条红索，各点玻璃灯，联络至地。又其左右，各设偏屋子五间，檐甍柱栏皆具，中列峰峦怪石花草。自阁上下以至偏屋，木栏皆列琉璃水晶诸灯。木栏外广庭，分置东西班。其外设秋千、火戏。[18]

乾隆五十七年（1792）随冬至兼谢恩使入园的金正中记述：

> 十三日，晓小雪。午后间还诣圆明园。余共金佥正、洪礼卿随行。历二门，行百余步，有二层阁，匾曰“山高水长”。不饰金玉，不施丹青，天然有尘外想。阁上庑下悬羊角灯，阶墀左右以丝帐，帐中以青纸作假山，其上各悬彩灯。数十步结丹香作篱，而中间正路。路东西及清朝官员及诸使臣点班之所也。[19]

从俞彦镐、金正中的记载可知，山高水长阁的活动多在正月十三日举行，是灯节庆典第

一个高潮。皇帝向朝鲜等外国使臣赐酒颁赏是一项例行仪式，洪良浩出使期间向国王驰启报告中详细记载了乾隆皇帝特别礼待朝鲜使臣的情景。[20]

上元节期间，山高水长阁前要举行三、四次“灯戏”表演。内容包括歌舞、竞技、杂技以及张灯、放焰火。皇帝亲临坐在正阶前御榻上观看。歌舞中少数民族节目居多，称为“诸蕃之舞”，还有汉族的“狮戏”(即舞狮)。由宫廷戏班演出的“大戏”时，垂落纱帏，“其内火点星联珠，缀上面，称‘福寿绵长’四个字”[21]。据金正中的《燕行记》，除“杂戏”外，引人注目的节目主要有：

“脚戏”，则选蒙古、满、汉中长人有力者，常月给米肉，非力举八百斤者不与其选。戏时，浑脱其身，只以小袴掩其腰下而已。各有对偶，决其胜负。胜者一人独当几许人。此与我东之戏有异也。

这种“脚戏”，就是蒙古式摔跤。

“西洋秋千”者，庭左右立朱漆长柱四，每间以木细，作日字样。柱之上下作日字。木柱之中横插三字短椽，而其中椽者如缫车环转。童子之数十六，头上赤髻，身着彩衣，或红或黄，其色不同。一起上柱，各蹑日字木。在上者，自上而下；在下者，自下而上。周回流转，红翠纷飞，出没云间，如鬼神使然。旁立二高柱，亦白练围之。柱上设二高阁，阁有八簷，簷端有百长朱丝。下置二板，又有童子双髻练衣，登板蹴之，柱转如飞轮。童子辈稍不费力，自然翱翔，有倒立者，有放手者，有舞者焉。同一奇观也。

朝鲜使臣观看的“西洋秋千”，应是一种杂技表演，利用从西洋传来的轴承滚动原理，所以名之为“西洋”。

“回子庭戏”，两柱系一丹缕，腾身上柱，蹑缕去来若平地。观者喝彩叫奇，皆以为东优之所难也。[22]

所谓“回子庭戏”，就是今新疆维吾尔族保留的传统体育、杂技节目“走绳索”，维吾尔语称作“达瓦孜”，意为“高空走绳”。乾隆二十六年（1761）以前，达瓦孜表演就进入圆明园。成为上元灯节的一种保留节目，称为“铜绳技”。乾隆三十七年（1772），一位表演者因喝醉酒，从绳索上摔下受伤，乾隆帝“以因戏伤人不当，命永禁此技”[23]。时隔二十年，“达瓦孜”又重现圆明园表演场地，受到朝鲜使臣的赞叹。

表演节目在白天进行，到了晚上，圆明园的山高水长阁便成为灯火世界。以“灯戏”为前奏：

日已曛，灯戏并进。而有五六十人，以青绫缚髻，衣绿衫黄袴，各捧如扇一灯，灯面书“天下太平”、“万邦咸宁”等字。一时诣御榻前叩头讫，周旋出庭，登一横桌子上，高举灯笼，曼声唱导，未知其那个音节，而似以万寿无疆之句献寿於帝前也。[24]

上元节圆明园展现的“灯”，是绚烂多彩，无奇不有。灯和焰火交织在一起，寓表演于其中，因而被称为“灯戏”。给朝鲜使者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万盏灯”：

中庭立一长木，木上设一板，板上结彩楼。板下垂赤绳四条，以四条绳引上一灯笼，覆以黄帕，若巨鼓。其底垂半尺火绳，以火燃之，火及笼底，笼拆，一声白烟满空，彩纸纷纷落地。忽有一物自笼中出，垂下，大者小者，无非灯也。一时火明照耀闪烁，完若珠联星贯，异哉！灯之数无虑千万，而使之一齐举火者，非人之巧，疑有造化指挥然。炫恍难测，令人心醉。少焉，其火无先无后，一时俱灭。又有二火帘下垂室中，帘额书“万国来朝”四字，且满面都是喜字。火焚其上，帘色如紫水晶一般。怪其帘丝不烂，迫视之，乃铁丝箔也。庭东西植紫纸炮，炮响轰戛，火炮如流瀑注下，或腾跃空中者，或走地二三丈者有之，光景愈出愈奇。元宵之戏，以灯为甲者，实非虚语也。问诸灯戏之法，土人曰：灯号“万盏灯”

也。用细丝因机牙互相牵动，使之明灭於一时。始知中土之智巧，非偏人所可及也。[25]

"万盏灯"巧设机关，气势恢宏。此外，朝鲜使者记录下来的还有"骨牌灯"、"双龙灯"、"大盒灯"、"小盒灯"等多种名目。

伴随着各种奇灯异彩，施放烟花也是一项重要的表演内容。道光九年（1829）随冬至使进园的朴思浩在《心田稿》中有《梅花炮记》：

山高水长阁灯戏才讫，设梅花炮。植红纸筒如箭筒者，两亭各十余所。火燃筒口，则光焰四散，天地震动。火焰之飞空者，皆备物形。龙挐虎攫，呀口张尾；蜂蝶衔花，梅竹飘风；千佛出世，麾幢幡盒；摇飏碧空，群仙升天；或乘莲舟，或驾鹤骑鲸，或乘槎骖鸾，或负宝剑，或擎葫芦。皆赫赫火飞至半空，冉冉而锁。倏忽骇愕，目不暇视。又阁上连横索，于庭前而架之，后悬灯之棚。又四五十处，阁前连索处，两道火块，疾若流星，走扑前架。又从而遍散诸棚，一时火发。见轰雷振地，虚焰蔽天，明灯晃飏之世界，忽作黑洞洞地，不辨咫尺。俄而皇帝驾还，庭班退出。[26]

所谓"梅花炮"，就是放焰火，燕行录中，记载很多，或作"放火箭"（金正中《燕行录》），或叫"纸炮"（《燕辕直指》），或称"落火戏"（《蓟山记程》）。这些记载，使我们能够感受到圆明园夜空焰火四溅的壮观景象。

（三）庆丰图

庆丰图在圆明园的中心地带，是"同乐园"的阁名。同乐园是圆明园最大的娱乐场所，每年正月十五后几日在这里张灯演戏，形成灯节第三个高潮。乾隆四十八年（1783）乾隆皇帝破例下谕准许朝鲜冬至使郑存谦和洪良浩一行进入庆丰图观光，以后成为定例。洪良浩向国王的报告中说：

礼部尚书即引臣等由水长阁右边复道而入，上下数冈，则前有冰湖。预待雪马，使臣等乘之，有数人挽曳。而夹岸左右，奇岩环峙，画阁相望，处处张灯，颇觉眩耀。逶迤行数里，穿三红门，始卸雪马。历重门层阶而入，即所谓庆丰图也。栋宇之华丽，过於水长阁。皇帝坐於彩阁，而背后环设灯架，有若屏障，匾曰"瀛洲不夜天"。庭前立画栏，匾曰"珠宫瑞彩"，皆悬各样花灯。阁内则年少贵人十许辈侍坐，似是诸王额驸也。礼部尚书引臣等坐於阁前阶右毡席上。与臣等列坐者，只是和飏、福长安辈若干人而已，礼部尚书则立与臣等之后，而亦不入坐。所设诸技，多是祈丰献寿之状，皆水长阁所未见也。少顷，皇帝起身还内，礼部尚书引臣等退出，又乘雪马，由他路而行，越数阜，历重门而出，乃是福源门前路。盖此处即皇帝自内宴游之所，号称"同乐园"，而庆丰图即其阁名也。苟非贵戚之臣，则未尝许入，而特令臣等入参，彼人莫不动色。[27]

郑存谦、洪良浩之后，还有许多使臣进入庆丰图，留下许多关于庆丰图的记载。金文淳、申耆给国王的报告中说：

臣等乘小舟从行，琉球使臣亦为随入。观其处地，极为深严。两岸皆夹造山间，或有石筑假山，山亭水阁，合为六所。舟行凡一里，始泊岸而下，即庆丰图也。皇帝先已来候於此，侍坐如仪。御屏则纸涂而黄其中，每层安架，燃烛晃朗。前设灯架，如御屏样，而高广倍蓰。灯架左右，俱设灯棚，如白塔形，下广而上尖，面面灯影，不可数计。仍赐阁老以下及臣等酪茶一巡，设杂戏于庭前。少顷罢宴，随入朝官不过数十人。臣等退出后，又乘小舟，顺流而下，登岸步行一飏场，此是正大光明之后也。[28]

朝鲜使入庆丰图是从山高水长之东的水面出发，其时正值冬季，湖面结冰，乘坐的"雪马"，就是东北冰雪地使用的交通工具"爬犁"。气候温暖时，湖面冰已融化，便乘坐小船。雪马或船只经过"坦坦荡荡"和"杏花春馆"间的水道，进入"后湖"，再通过"天然图画"和"碧桐书院"间的水路，到达同乐园。

## 三、夏秋之交游览圆明园的朝鲜使臣

朝鲜使臣在上元灯节时进入圆明园，观赏

到的是冬景。但有一次例外：即乾隆五十五年(1790)，由正使黄仁点、副使徐浩修率领的圣节进贺使团。这一使行于夏秋之交季节入园参加乾隆皇帝八十寿辰庆典活动，观赏到圆明园初秋季节的绮丽风光。徐浩修在《燕行纪》中详细记录了在园中活动和见闻。朝鲜圣节进贺使先去热河（今承德）参加祝寿庆典，于农历七月二十五日来到北京，之后大部分时间是进圆明园参加活动。徐浩修记述：

> 圆明园，世宗潜邸时圣祖赐园，在西直门外二十里，南距海淀八里。宫城周二十里，有东、西、南门，皆三间。各门外皆安石狮，前绕拒马木［形如人字，朱漆］。南门匾曰“圆明园”，即世宗御笔也。南门拒马木外，东西各有池，纵阔皆数百步。南为铺石皇道。西池之西岸，东池之东岸，皆闹　。过二池，皇道折而东，夹道左右皆市廛。王公大臣亭榭、关庙、佛宇多在西池之南岸，彩瓦雕墙，绵亘十里，以达海淀［即畅春园］。余之寓馆，在西池南岸胡同内水关之北，每月夜卧听滩声，亦一清致。[29]

这里详记圆明园正南大宫门前的景物：南门外有两个很大的水池，一条铺石皇道。这一带建筑宏丽，市廛繁盛。朝鲜使的寓馆，以方位判断，应在今北京大学蔚秀园附近。

此次使团主要活动有：观看虎圈及昆明湖；在戏殿参宴；在勤政殿多次接受皇帝召见；多次乘船赴戏殿观看演出；乘船游览福海等主要景区；参加“九九大庆宴”；在正大光明殿参宴，受赏赐。朝鲜圣节进贺使在圆明园活动22天，正副使入园十一次，是进园次数最多的外国使臣。

使臣进戏殿观戏共八次，徐浩修详细记述了赴戏殿的经历：

> 黎明由正南圆明园门之东旁门入宫内，北行逾御河石桥，入正南出入贤良门之东旁门。折而东，入一门，过勤政殿南门，转而东北，入一门，逾小冈，又折而北，入一门，即御河东南岸。沿河左右岸，以太湖石崚嶒，块垒天然。溪涧之侧，有二船舣待于河岸。蒙回诸王贝勒、安南王、军机诸大臣同上一船，朝鲜、南掌、缅甸使、回子、安南从臣同上一船。溯流向东北行，阜陵周遭，松杉蓊郁，彩亭雕榭，曲曲隐映。以佳丽之境，见潇洒之趣，真是仙区也。历藏舟阁，竖石柱于河中，旁嵌木版，上覆筒瓦，屋横可九间，纵可二十间，高可二丈，浮龙舟于阁内。又历金鳌玉嶒桥，砖筑为九虹霓跨穹窿，白玉梁两边，饰青石栏干。两头立华表，东曰“金鳌”，西曰“玉嶒”。船行数里，北至天香斋前下岸，左右朝房营舍，酒楼茶铺，宛如一都市。东北有观戏殿阁，而制度与热河一般。正殿二层，东西五间。下层正中一间为御座，左右二间皆嵌琉璃窗，妃嫔观光于窗内，太监供给于窗外。东西序各数十间，宗室、诸王、贝勒、阁部大臣坐于东序，重行西向北上。蒙古、回部诸王贝勒，安南王，朝鲜、安南、南掌、缅甸使，台湾生番坐于西序，重行东向北上。皇上自内殿御常服乘肩舆出，由西序北夹门入戏殿。参宴诸臣出跪西序南夹门外迎驾。殿南为戏阁，三层。上层曰“清音阁”，中层曰“蓬阆咸嶒”，下层曰“春台宣豫”。作乐扮戏于阁中，卯时始戏，未时止戏，而皆演《唐僧三藏西游记》。殿庭排列奇花异草，升沈香烟，亦如热河。而以盆桧盘屈为猿，象鹤鹿形，柯叶青新，神巧绝等，热河所无也。[30]

徐浩修一行自出入贤良门进园，经过勤政亲贤殿，至南船坞登船。向北行，经过“藏舟阁”，即皇帝龙舟停泊之处。这一记载，有可贵的历史资料价值。再向北行，历金鳌玉嶒桥，就是“九孔桥”，徐浩修的记载颇详。停泊处是“天香斋”，位置应在“坐石临流”景区“同乐园买卖街”的南端。“观戏殿”，就是上元灯节“庆丰图”表演场所，殿阁名“清音阁”。这是徐浩修首次进戏殿看戏，主演戏本是《西游记》。此后，徐浩修还多次进同乐园观戏，最重要的一场在八月十日上演，这天皇帝在观戏楼摆设“九九大庆宴”，招待王公大臣和国外使臣，演出“十六章”大戏，徐浩修记录了具体名目：八洞神仙、九如歌颂、象纬有征、遐龄无量、仙子效灵、封人祝圣、海屋

添寿、桃山祝嘏、绾绂盈千、清宁得一、百龄叟百、重译人重、庆涌淋宫、瑞玉香国、日征十瑞、桃祝千龄。观戏后，徐浩修一行获准观赏“御道”的“点缀”：

西序之西自北向南，铺砖为御道。御道西有二层长阁数百间。长阁西有百鸟房，内畜绿、白鹦鹉百余只，白兔十余只。御道左右为点缀，错列鼎彝珠贝，以仿琉璃厂。中涓管守云：诸臣万寿节进献各种，陆续而来，皆排列于西序之西。点缀之东，法书名画，奇器古玩，充牣几案，使人目眩。或以檀香刻云龙山水为障，高广可七尺余，前面为数千小格，每格皆安金佛，隔以琉璃，饰以珠贝。或以珊瑚株，高二尺余者，安置镂金盆上，枝头缀孔雀石为叶，蜜华为颗。或以檀香为方樻，迩四旁嵌琉璃，高广可数尺，内设八面十二层金塔，每层每面皆安金佛，自樻底挑机，则金塔旋转如轮。至如绿玉碗、白玉杯、白玉如意、古铜鼎彝等属，不可殚记。[31]

《日下旧闻考》中说同乐园“中有南北长街，街西为抱朴草堂，街北渡双桥为舍卫城。”[32]徐浩修所记“御道”，就是纵贯“做石临流”、正对舍卫城的街道，他所见到的，是各地作为寿礼进献给皇帝的一部分珍宝。

“赐游福海”是黄仁点、徐浩修在圆明园受到的最大优待，这在朝鲜使臣中是唯一一次。陪同朝鲜使臣同游者有军机大臣阿桂、和樻、福康安、福长安等。

乘船游览经过及观看的景点路线是：天香斋——金鳌玉樻桥——福海——篷岛瑶台——同乐园——苇洲——迎薰亭——宜春亭——方壶胜境——哕鸾殿——天宇空明——虹霓门——卍字台——樻月亭——东门。

徐浩修的《燕行纪》是目前存世的圆明园文献中内容最丰富的一份游记，其中对于一些景区的记载，是绝无仅有的宝贵资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游览“方壶胜境”之后的景观：

哕鸾殿以北数里间，或方或圆，或六面、八面，皆以石炭瓦屑和匀为层楼，顶如覆幔，壁雕神仙、鸟兽，窗嵌琉璃或羊角。楼前皆为玉栏石阶，阶下皆有圆沼。或为乌铜十二层双塔於沼中；或列乌铜猿、鹤、象、鹿於沼边；或以太湖石筑岛於沼中，岛上以乌铜为老猴张伞蹲坐形。自楼上调机，则由塔角、伞顶、兽吻、鸟喙喷水如雨。或以乌铜十二神匣于沼边，挑机则唯值时之神喷水，他神否。各楼内皆设檀香御榻，错列金玉奇玩、古铜鼎彝、琉璃屏障。或糊纸为童子，长尺余，对峙御榻左右几上。左童挟天琴，右童横玉笛。藏机于几底，观者到几前，则踏机而动，二童皆顾盼而笑，挟琴按谱扣弦，声律清越。非西人之数理，孰能办此！各沼旁皆以石炭瓦屑和匀为柱数十，上架葡萄蔓，珠颗烂熟。和樻摘取五丛，自啖一丛，分四丛与余、正使。其种不一，或细如豆，或大如栗，或形如马乳。色有白、绿、紫，味皆甜爽带香。康熙御制《几暇格物篇》云：葡萄来自西域，近得哈密回子等地方各种，植於禁苑。其实有白者、绿者、紫者。形如马乳者曰马乳葡萄，一丛内颗有大小者名曰公领孙，全丛颗小者，名曰琐琐葡萄。种类虽殊，味皆甘美。宜北方沙石水土，移植南方便失本味。[33]

这里主要景物是“楼沼”。“楼”有方有圆，为六角、八角形；“以石炭瓦屑和匀”，使用的是“水泥”。因而可以断定，此景区建筑属“西洋楼”式样和风格。“圆沼”应是人造水池，“沼中”、“沼边”有各种乌铜制造的动物、伞、塔，设置喷水机关，即“西洋水法”。引人瞩目的是，此景区池沼边设置的“乌铜十二神匣”，应是喷水报时钟。根据各种文献资料记载，“十二生肖水力钟”设置在圆明园“西洋楼”区“海晏堂”，水力钟部件上有十二个铜铸生肖神兽铜像，1860 年圆明园被劫毁后流失国外。2000 年北京保利集团购回猴首、牛首、虎首三件国宝，引起世人关注。之后，在香港又出现一个“铜铸狗头”，引发出圆明园生肖兽头是一套还是多套的争议。[34]从徐浩修描绘的景象推断，这个景区好像是长春园的

“西洋楼”。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从记述的方位看，却又不是“西洋楼”地点。他说：“嘐鸾殿迤北数里间”，长春园的“西洋楼”在嘐鸾殿之东，“迤北”应是圆明园的东北角的“天宇空明”景区。徐浩修记述的景区还有一特色，就是“各沼边”都栽种葡萄，葡萄架“以石炭瓦屑和匀为柱数十”，应是水泥柱。栽种葡萄的地点究竟是哪里，值得深入探究。

是不是徐浩修记忆有误，或有笔误，将“迤东”误作“迤北”？让我们仔细看一看接下来的记载：

> 历尽楼沼，东入虹霓门。砖筑方墙，内可容千亩，辄筑为卍字台屡百，高四尺余，广三尺余。上植松柏，长皆四尺余，绝无参差。柯叶相接，苍翠屈曲之势，皆成卍字形，弥满千亩，真天下壮观！

这里描绘的，无疑是长春园“黄花阵”中的景物。关于“黄花阵”的阵墙上是否栽种小罗汉松，今日研究者无法确定。徐浩修游览卍字台（即“黄花阵”）时，亲眼看到阵墙上栽种松柏（即小罗汉松），枝条盘曲组成众多的卍字形。这为恢复黄花阵原来景观提供了最可信的依据。徐浩修说“历尽楼沼，东入虹霓门”。虹霓门是连接“天宇空明”和“黄花阵”之门，这里写的明明白白：“楼沼”在“黄花阵”的西边，而不是东边。那么，徐浩修观看到的“楼沼”，应该不在现在所确定的长春园的“西洋楼”范围内，而在“圆明园”中。

徐浩修一行游览“黄花阵”后，“因皇旨云，到溍月亭前上船。过数里下岸，由行宫东门出。”溍月亭位于长春园西北“五孔桥”东边的湖岸，可知使臣们没有观看“谐奇趣”、“海晏堂”、“远瀛观”等“西洋楼”的主要景点，而是直接坐船通过水路抵达东宫门。

徐浩修亲眼见到的“西洋水法”景物究竟在哪里？如果不是今日所界定的长春园“西洋楼景区”，那么，在“圆明园”东北角，是否还有过一处鲜为人知的“西洋水法”景区？在长春园之外的“圆明园”中，是否也有“西洋楼”景观？徐浩修的记述，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待解的谜团，需要专家们去破解。

朝鲜使臣做客之时，正值圆明园鼎盛时期。清代圆明园是皇苑禁地，中国普通文人无法进入。中国文献中虽有不少关于圆明园的记载，但都很简略，大多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空洞呆板条文。由于历史的机遇，朝鲜使臣及随行文人留下许多身临其境的纪行文字。详细记录了园内景观及活动。他们关于圆明园的许多真实、生动、具体的记录，是绝无仅有的宝贵资料，为圆明园留下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今后必将在圆明园遗址公园的保护和修复中起到重要作用。

---

①[朝鲜] 洪大容：《湛轩书》，外集。平壤：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65。381 - 382 页。

②[朝鲜] 李甲：《燕行纪事》。《国译燕行录选集》，汉城：民族文化促进会，1976。VI，56。

③④⑧⑯⑳㉗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0。（11 册）4712 - 4713，4714，4803，4802，4715 - 4716，4717 页。

⑤⑥⑦⑮㉓朱家溍、李艳琴辑：《清·五朝〈御制集〉中的圆明园诗》。中国圆明园学会主编《圆明园》第 4 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80，85，99，88，62 页。

⑨⑩⑬⑭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0。（12）4937，4966，4949 - 4950，4950，4951 页。

⑪ [朝鲜] 洪良浩：《耳溪洪良浩全书》。汉城：民族文化社，1982。118 页。

⑫⑲㉒㉔㉕ [朝鲜] 金正中：《燕行录》。《国译燕行录选集》，VI。汉城：民族文化促进会，1976。184，182，182，183，183 页。

⑰ [朝鲜] 著者未详：《蓟山纪行》。《国译燕行录选集》，VIII 册。汉城：民族文化促进会，1976。74。

⑱㉑ [朝鲜] 俞彦镐：《燕行录》。《燕行录选集》，上。汉城：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62。1182 页。

㉖㉘ [朝鲜] 朴思浩：《心田稿》。《国译燕行录选集》，IX 册。汉城：民族文化促进会，1976。57 页。

㉙㉚㉛㉝ [朝鲜] 徐浩修：《燕行纪》。《国译燕行录选集》，V 册。汉城：民族文化促进会，1976。93，100，101 - 102，104 - 105 页。

㉜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5 册) 1377 页。

㉞沈文、叶雷：《圆明园生肖铜兽头之谜》。《新闻记者》，2003（11 期），63 页。